



歌之恋

〔法〕 娜娜·穆斯库里著

5.6557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歌 之 恋

〔法〕 娜娜·穆斯库里 著
丽泉 侣程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歌之恋 / (法) 穆斯库里 (Mouskouri, N.) 著; 丽泉,
侣程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
ISBN 7-5001-0371-9

I. 歌… I. ①穆… ②丽… ③侣… II. 穆斯库里, N. -传
记 N. K835. 65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8525 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 1008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怀柔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6.375 印张 字数 140 (千)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 6168195

ISBN 7-5001-0371-9/G · 76

定价: 6.00 元

CHANTER MA VIE

by Nana Mouskouri

©Édition Grasset & Fasquelle, 1989

责任编辑：臧惠娟

责任校对：李 鲜

内心独白

如果重新来过，我还会选择同样的命运。

在我的记忆中，常常浮现出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的身影，常常出现我走过的路，时而印载着忧伤，但更多的是充满着信念、希望和爱。

把一切的一切献给母亲，父亲，家人和朋友们，他们为我指引道路，造就了今天的我。



到巴黎后，我把
头发剪短了。



爸爸是雅典一家
电影院的放映员，妈
妈是引座员。姐姐
叫若妮，比我大两岁。



减肥后的我，摄于罗马。

目 录

一	在大银幕后面.....	(1)
二	我的母亲	(10)
三	蝙蝠的女儿	(16)
四	泪水与牺牲	(21)
五	解雇	(29)
六	走上舞台	(40)
七	爱情	(55)
八	从柏林到巴黎	(63)
九	在美国举行独唱音乐会	(84)
十	机遇	(98)
十一	我还是娜娜.....	(120)
十二	绑架.....	(135)
十三	牛仔裤与长裙.....	(154)
十四	重返故里.....	(168)
十五	女歌唱家.....	(187)

1

在大银幕后

有人曾对我说，娜娜，多么奇怪的名字！但这就是我的名字。娜娜是若阿娜的爱称，我父亲、母亲和姐姐若妮都这样叫我。在学校里，尽管有些老师执意称呼我若阿娜，但是叫我娜娜很快成了习惯。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若阿娜，因为这个名字听着不亲切，每次都让我犹豫一下，就好像听到一声斥责。而娜娜则意味着亲人对我的爱。生活在我周围的人们，以及在我生活的长河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们，首先是老师，尔后是朋友，他们都叫我娜娜，其中也都蕴含着同样的情感。因此，我希望我是娜娜，而不是若阿娜。

我父亲的祖籍是伯罗奔尼撒半岛。母亲的娘家在科孚岛。父亲和母亲是在雅典相识的。那时，妈妈在爸爸当放映员的电影院里当引座员。他们没等相互太了解就结婚了。我姐姐两岁的时候，父母来到克里特岛，在一个叫拉卡内的小城开了一家电影院。那时的拉卡内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有港口和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当时，拉卡内只是个大渔村。我就在那儿出生，度过了我一生的最初三年。以后

全家又到了雅典，开了一家新电影院。

在希腊，夏季和冬季放电影地点不同。夏天是露天放映，冬天则在室内。夏季电影院就是我的整个童年。我们生活在银幕后面，住在一幢小房子里，有两间卧室，一个很小的厨房，没有洗澡间。还有一个花园，我至今记得金合欢花的香味。还有小玫瑰和茉莉花。到处都是茉莉花，一直长到院子里，院里有一个鸽子棚和许多鸽子。我耳边至今仍响着鸽子的咕咕声，还记得每当妈妈喂食时，它们便扑打着翅膀，急急忙忙奔过来的样子。还有几只白鸽，有朋友送给我的一对。那时候，人们都喜欢赠送鸽子，甚至猛禽。那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

后来我们还养了一只猫，叫基特索斯，还有一只小母狗，是只白色狐犬，我当时觉得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狗。

父亲的电影院在我这个小女孩的眼中是很大的。放映室紧靠邻居家的平台，通过一段铁梯相通。邻居和他们的朋友可以少花点钱从平台上看电影。花园铺着石屑，中间有一条水泥小路，冬天我们就在上边溜旱冰。（虽说我现在不热衷运动，可是我不到四岁时滑冰就快如流星。）夏天，每天下午，父亲和母亲都在空地上摆满了草编的椅子。

银幕前边的小舞台两侧有两簇极大的雏菊。夏天，在炎热的夜晚，当黑白图像在银幕上展现之时，我们就沉醉在茉莉花和金合欢花的香味之中。这梦境般的花园使夜晚充满馨香和生气。而这一切如今已被现代化大楼所侵占。

那时，我们住的地方离生产菲克斯啤酒的大啤酒厂仅有两三百米。有人说，这种啤酒不太好，但对于希腊人来说，菲克斯啤酒是一种国酒。而对于我来说，菲克斯啤酒

厂具有另外的意义，因为从轰炸一开始，姐姐和我一听到警报声就躲进这家工厂的防空洞里。

我最早的记忆是与战争相联系的。一天晚上，同所有的夏夜一样，父亲放完最后一场电影，把所有的灯关掉，但是很奇怪，广播仍然开着，我甚至觉得它声音特别响。

那是个无比美好的夜晚。我坐在舞台的边上，双腿垂着，幻想着。月亮注视着我。

突然空中隆隆作响，好像要下雨。接着一些巨鸟似的影子掠过。这是飞机。它们到哪儿去？它们从哪儿来？

广播里的声音说我们刚刚进入战争状态。我听到爸爸叫了一声：“上帝！”又听到妈妈说：“你得和别人一起上前线……”

战争，战争？这是什么？爸爸要走了？夜空中的巨鸟？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妈妈以后再给你解释，”爸爸说，“现在去睡吧。”

姐姐早已入睡。真遗憾！她没看见月亮。但是好极了，她没看见飞机的影子，她不知道这就是战争。明天早上，妈妈会给我们解释的。

这是战争！炸弹从天而降。炸弹毁灭生命和房屋。人们互相残杀，不再相爱，不再相互理解。战争来了。

那时，我已知道，没有太阳，天就要下雨。但雨水赋予生命，浇灌土地，而土地是如此需要雨水。我喜欢下雨，就像喜欢大海。但是炸弹！它们摧毁一切：房屋、土地、人、牲口、树木。一切！死亡、战争、占领……

在那个群星密布的夜晚之后，父亲很快就走了，因为战争已经爆发。为了保卫国家，父亲作为一名普通士兵走

了，我们只有和母亲在一起。为了养活我们，母亲一刻不停地干活，全家都指望她一人。早年的那些日子，母亲很苦。她感到拮据、孤独吗？这两者都是可能的，因为她离娘家很远，而父亲又不在。当然有邻居，但是出于自尊，她不愿意求助于人。她的钱很少，所以谈不上请人照管我们。我们不上课的时候就自己呆在家里。妈妈一定为我们的安全担忧。但是她无法扔下工作回来带我们躲避炸弹。警报一响，我们俩就往菲克斯啤酒厂跑。对我们来说，这倒是一种挺愉快的冒险。

战争开始时爸爸不在，妈妈到外边去干活，我们两个小姑娘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若妮和我变成了“小大人”。我们很高兴成为大人，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常常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玩耍。

随后，很快就是占领。我对这个时期没有确切的记忆，仅仅是一些影像。有时，我偶然从电影或者照片上看到一个惊慌的女孩，看到躺在街上死去的人们，看到目光呆滞、充满恐惧的儿童。刹时，喊叫声、军服、机关枪、狗，所有这一切又都回到我的记忆中，我感到喉咙发堵，心跳加快。因为这个小女孩就是我……这一幕幕情景我都曾经历……

人们被召集到广场上，纳粹分子叫嚷着，围着大家转来转去，又推又打。女人把孩子搂在怀里。我们紧紧地靠着母亲。我不明白但是我感觉到母亲的恐惧，她的这种情绪传染了我。我不能叫，我的嘴发干。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天气炎热，我想喝水，但是必须在太阳地里站着。一个娃娃哭个不停。后来开来一辆卡车，要把男人和妇女拉

走。顿时一片喊声，人们呼叫着，挣扎着。母亲让我把脸紧贴着她的脖子。卡车开走了，随后是一片沉闷的寂静。这以后又是命令，母亲挪动着脚步，这回我们可以走了，但下回呢，谁知道？她一手拉着我姐姐，一手抱着我。我们默默无语回到家中。

还有一次，姐姐和我去上学，街的那一头有一群士兵。几分钟前一颗炸弹爆炸，地上躺着两个人，流着血，一人的腿被炸飞。我哆嗦着，胃里直翻腾。那些士兵不准我们往前走。还有其他一些孩子也跟我们一样。士兵把我们推来推去。他们叫着：

“你们的爸爸在哪儿？不说就杀死你们。”

我看着姐姐，她长大了。她什么都没说，甚至不哭。于是我也不哭。士兵拿枪对准我们。一个当官儿的喊道：

“快说，你们的爸爸在哪儿。”

后来有人坐着汽车过来，可能也是个当官儿的，他说了些什么，就算完了。我们可以走了。我怕极了，裤子都尿湿了。战争，就是惧怕、恐怖和饥饿，无休无止。

每天都有人被扔上军用卡车，这些人是饿死的，有的是被残酷杀害的无辜者。抵抗运动逐渐组织起来。爸爸参加了这一运动。

妈妈担心被人告发。如果有人来家里找爸爸，也会把我们带走……妈妈不能听任这么做。我们经常变换住处。一位朋友半夜里来，我们立刻起床，穿好衣服，拿上自己的包，一声不出。快，快。他把我们带到其他朋友家，到另外一个危险较少的区。有时甚至是陌生人家，他们眼睛里充满友善，悄悄地接待我们。他们让我们睡在地上、地

077998

下室里或者豪华的大卧室里。我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到哪里去。所有这一切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都已不足为奇了。迫使我们东奔西跑的战争就像在爸爸的电影院里模模糊糊看到的电影，里面有我们小孩子熟悉的那些画片中“前线”的样子。我们往往仅住一夜或者几天，当这个地方出现危险时，我们又转移到别处去。

有时候，大白天会从密林里出来一些人，打听他们的母亲、兄弟或者儿子在哪里，他们出来想拥抱一下自己的亲人。爸爸就是这样，在我们以为失去了他或者想象他离我们很远时，突然出现。他把妈妈搂在怀里，把我们抛向空中，还说我们长大了，更漂亮了。恐惧、疲劳、暴力都没有吓倒他。他还是那样快活，爱开玩笑。如果他是在留我们过夜的主人家里见到我们，他就会送给主人一瓶酒，衷心地感谢他们，并说：

“你们很幸运收留我的女儿，她们非常可爱。”

所有人都笑了。随后爸爸就像他来的时候那样，不见了踪影，接着又是恐怖。

这场战争使我们的生活失去理智、信心和希望，因为我们始终不明白它的原因……为什么有人和我们打仗，为什么有人要杀害我们？为什么恐惧和饥饿要降临到我们头上？为什么是我们？我们做了什么坏事？但是，面对着残酷的战争，友谊和团结就像一朵艳丽的花在陌生人之间顽强、热烈地萌发和开放。如果没有这些偶然相遇的忠实的朋友，没有这些一夜之间的同盟者，我相信无论是我、姐姐还是我的父母，在这些充满仇恨和死亡的年月里是不可能生存的。

饥荒是可怕的。许多人被饿死。菜园里少得可怜的蔬菜吃完了，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妈妈杀了几只鸽子，我们不可能再养活它们。但是，我和姐姐都很生气，坚决不吃鸽子的肉。于是，我们决定把其余的鸽子放了，让它们自己去找吃的。每天晚上，我和姐姐都等着它们回来。鸽子总是在回窝之前落在我们的胳膊上停一会儿，此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呀！但是飞回来的鸽子越来越少。有一天晚上，竟连一只都没回来。妈妈说，它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它们可能都被人逮住吃了。

下雨的时候妈妈很高兴，这样她可以出去找蜗牛。这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妈妈把蜗牛煮开，然后我们就着野菜吃。蜗牛有一股橡胶味，有点叫人恶心，即使就着佐料和野菜也不好吃。想到这些，我嘴里就会有一种令人作呕的感觉。唉！我讨厌蜗牛，即使是蒜味黄油蜗牛我也不喜欢。虽然我们那段时间常常感到饥饿，但我仍然像同龄的孩子们一样玩耍，唱着妈妈教给我的歌。当然上学是谈不上了，若妮教我算术和写字……

后来，欢乐和幸福重新到来。当我们这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朋友们重逢之时，想起战时去世的人们，大家都感到辛酸和悲伤。

人们欢聚在一起，面前摆着一碟菜豆，那就算是很丰盛了！盟军士兵在街上组织了施汤站。人们排着队，出示一张票证，就能拿回食物。看到菜豆，我姐姐两眼都瞪直了。我大概也是这样……妈妈对我们说要慢慢吃，还把她的每一份也给了我们，她说她已经高兴得没了胃口。她脸上流着泪。这可能是一句假话。后来她还是同意吃了两勺

爸爸盘子里的汤。就这样，我们度过了战后第一个圣诞节。有些家庭失去了家人，而我们算是幸运的，全家四口团聚，生活又恢复正常。但是过去的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

然而苦难并没有结束：内战爆发了。我们曾经认为情况怎么也不会比德寇占领时更糟，但我们错了。这场自相残杀的斗争压倒了一切。在过去的战争中我看见过死人，甚至就在家门口。那时候，抵抗运动的成员去游击队基地时，常常经过我家附近。追捕他们的德国人如果没有捉到人而垂头丧气地从山上撤下来的话，那么不论见到谁，他们都会开枪或挥舞警棍。他们那疯狂的报复心常常在我住的这个区发泄。那时候我是一个孩子，而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但那是外国人而不是希腊人造成的。内战则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恐怖，因为这是兄弟自相残杀，一个在这一派，另一个在反对派。孩提的我又一次对什么都不理解了，我甚至觉得妈妈跟我一样也不理解……

我们家幸免于此：没有人相互诋毁。但是在占领时期给过我们很多帮助的亲友们中间，发生了可怕的悲剧。在占领者面前形成的牢固而勇敢的集体破裂了。我父亲的兄弟就是这样因刻骨的仇恨而分裂：在部队当上尉的哥哥与还是大学生的弟弟经常针锋相对。弟弟是左派，据说哥哥是右派，因为他在军队里。在一次国民军的行动中上尉被暗杀了。哥哥死了，但兄弟俩的仇恨未了，弟弟拒绝在人殓时向哥哥最后告别。他不参加葬礼，不理睬家人，后来失踪了。这类事情深深地影响了我。一想到国家会这样彻底分裂，我就受不了。战争就是战争，但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争斗是不能容忍的。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可以说他是为

保卫家人、财产和自己的国家而战。但是这种想法难道会强烈到使兄弟敌对吗？难道人们不能找到共同的理想吗？难道一定要走向死亡，甚至把自己禁锢在信念之中吗？人们有时对我说：“啊，是呀，您歌唱玫瑰色的生活，您就是这样看的。”而我说，如果有人并不认为生活是美好的，那就是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不能变得美好。悲伤和幸福是近邻，它们都有结束，也都有可能以眼泪而告终。当人们正视赌博、暴行、死亡与不公正，人们就会变得好斗或者一生寻求和平！我便属于后者。